

# 千秋

半月刊

第二十四期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

角壹洋大册每售零

新生活運動



上海千秋出版社印行

畫家周練霞女士



高 藏 郵 贈



士 女 秋 韻 露

# 千秋

刊月半

版出日六十月一逢每

期四十二第

版出日六十月五年三廿國民

發行者：  
編輯者：  
印刷者：

廣告價目  
定價  
郵費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九五六二二  
千秋出版社編輯部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大印務局  
電話九五六一二  
普通地位每册每方時壹元半  
長期及優越地位面議  
零售每册大洋壹角  
半年(十二册)壹元  
全年(廿四册)二元  
國內不加國外每半年加五角

## 棄名務實

明之

故鄉人來，道及故鄉事；欣幸的使我聽到故鄉一件小消息。這消息應得以源溯流說起：「國民政府統一天下後，爲了預備自治，內政部就頒下調查戶口的通令；我們的故鄉，在輾轉奉到通令以後，於是，就開始忙碌起來；那時，我也還潦倒在故鄉中，當下便也被拉去，幹了一趟義務調查員；整日是：「男三」，「女四」的，總算勉強敷衍，把故鄉的戶口調查清楚（？）呈報上去；但是，此後便魚沈雁查，消息毫無，迄於今，已是整整的過了六年了。」

邇者，故鄉人到，據說：「不久的以前，縣公署果然已實行籌備自治；依據「六年前」的戶口調查冊，分別委出大批區長，保長，甲長來。我們的故鄉，區長雖沒產生——這也許是「地理不佳」？不得已而思其次，總算「人傑地靈」！却竟產出：「三個保長，又三十個甲長」；這一來，許多沒有做官過的人，却好憑此而大過事「官癮」了！」

我聽畢這一番話，不由深深的起着感觸！鄉中人倒也「務實而不爭名」了！記得從前專制時代，每一處鄉村，也有一位專管：「催糧」，「派餉」，「捉賊」，「打更」的保長——又叫地保——也有一位專管：「花子」，「乞丐」，「強討」，「惡耍」的甲長——又叫甲頭——那保長碰着知縣不快心的當兒，照例是：「隨時隨地，都好拉脫褲子，打上三五百記屁股的」；那甲長更糟糕了！整日夜都是「和卑田院中人，混在一起，一脚也不許踏上階階」——爲了這種原因，所以，那時的人們，不是十分活不下的，絕不肯做保長；更不肯充甲長——差不多的人們，對於保長和甲長，直認是：「兩個沒出息的名詞了。」

「今也何如？」一般人對於保長，甲長，顯然已換了一種觀念；大家明爭暗鬥的，爭着奪取！大家心目中：「甲長，已是管轄十戶平民的老爺！保長，已是管轄百戶平民，另加十個甲長的大人！而不是從前那們寒陋，低微的形質了！」——「棄名取實，」故鄉的人們，也漸漸聰慧起來了！

「誰說他們是不對的？」在虛榮的名義上，正當的是需要；「棄名取實！」然而，假使故鄉的「新貴」，也仿效大人先生們：「把棄名取實的原則，擴衍到一切的一切上；」那麼，準也又是鬧得：「糊塗一場！糟透萬分！一點點也不差殊了！」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我祇能希望故鄉的父老昆弟：『不要盲目的再蹈覆轍！』」

### 本期要目

棄名務實	明之
畢業以後	鄺錦星
獄中懺悔	劍池
王大嫂	張鴻飛
餓餓扭	李彩華
春之懷抱裏	羅克
鄉村素描	馬櫻

## 大方印務局啓事

我們憑着新思想，老經驗，和科學化的工作，來爲各界服務；無論大小印件，都以全副精神應付。出品力求精良，取價務使低廉。倘蒙委印一切印件，請賜喚電話：九五六二二，立即派人前來接洽。

地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 千秋出版社啓事

本社擴充業務，現已遷移；凡惠函賜稿，統請直寄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電話九五六二二。

## 千秋半月刊啓事

本刊自廿五期，改換編制，內容和取材，將大事革新；在形的一方面，預備充實至一倍以上；在質的一方面，已特約海內外著名作家担任寫稿。我們只憑着奮鬥精神，埋頭苦幹，請讀者賜以方針，俾可遵循，幸甚幸甚。

## 畢業以後

鄭錦星

記得某一個星期日，有幾位同學來到我舍下，談笑間竟提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出路問題，因爲我們快將畢業了，一張印得很精美的文憑到了手後，出路就成了最重

要兼且是刻不容緩期待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一提出後，我們就沉默起來，態度反轉了剛才的嘻笑一變而爲紳士般的氣概，全室的空氣突然寂靜。

誠然，出路是我們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了，可是又不能不要謀解決之道，縱使不能解決於目前，日後終該解決爲是，爲的是我們要住，要穿，更要食，當時我會想及過，畢業後除了做官外最好沒有了。因爲官是有勢的，那廢藉勢而搵錢就容易不過了，衣食住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但可惜我在社會上識不到一兩個要人，更可惜我沒有一個姐姐或妹妹嫁給一個有權有勢的官作平妻或妾侍，所以我對於做官之途就絕望，官既不能做，我就轉欲而爲商，然而做生意也頗覺不易，雖則做了，一定

會蝕本，但亦未必一做便可賺錢。而且我們更沒有壓迫的手段，學校的課本又缺乏了教人做商那種狡詐圓滑的妙計，想來殊覺爲難，於是退而欲做工，百貨商店裏的售貨員，抑或政府轄下機關的工務員！做百貨商店的售貨員嗎！可惜我生來沒有那種對待女性的溫柔底態度，要我整天站在門前叫太太小姐，我又不曾裝成那副悅耳的聲音，這個百貨商店售貨員自問是沒有資格幹得起來了，至於打機關工，不用說好的位置不容易有，就是找二三十塊錢一個月的「錄事」也要講勢力，又是這句話，因爲我自己沒有一個姐姐，或妹妹嫁給一個達官貴人做姨太太，總而言之，做官既絕望了，做商又有所不能，做百貨商店員又沒有資格，做錄事則乏人介紹。唉！怎樣辦法呢？難道長此以往都是悶着株守家園麼？固所不能也，而且我是沒有家園可守的人，難道任其餓死麼？一個人至怕走頭無路，一至走頭無路時，思想就會變壞，思想既壞就想去偷，偷就是做賊，做賊是犯法的，犯了法便要捉送官裏去，不幸時即要監禁，槍斃，深思做賊是很危險的，雖則一時幸而漏網，然而做賊必要胆大，且必要有智，因爲「賊老計，狀元才」，我既沒有胆，更沒有賊狀元的才幹，賊是做不來了，最後，我竟異想天開的想

求乞，可是乞是最卑陋最羞恥最沒有出息的人，稍爲有些智識的，住何人也沒有爲了出路問題而想到乞的。

然而，我們爲着生全計，所以不能不住，不能不穿，更不能不食，要解決這三大問題就要去搵錢，錢既要搵，而搵錢之方法頗多，官，農，工，商及其他都可以，雖則其因搵錢而各擇的方法不同，而搵錢則一也。

窮思拙想，總覺官，農，工，商各途於我是絕望了，除了乞之外，真的沒有別的方法了。然而乞亦有爲難之處，記得廣州市政府不久的以前曾經出過一張令，這張令就是對於市內所有的乞者予以拘捕，肅清，所以覺得乞不只是難，而且也不能做，也不准做。

本來乞不過是人們欲求達到有穿有住有食而採取的一種手段，既不是偷，也不是掠，只不過做成給人可憐的態度而求一般善長仁翁予以一些錢米耳，於國家的法律本沒有些兒觸犯的地方，而政府怎又要拘拿起來呢！據政府的佈告其中實大有其緣因在，是因廣州市要行三年計劃，對於市政力求革新與改進，政府方

面要爲着體面計，另一方面又爲着民生計，所以才對於市內所有的乞丐加以捉捕捉捕後就加以安置。不至使一般沐雨櫛風終日站在街頭巷尾的乞丐過其苦的生活，這可算是政府體貼入微了，但畢竟是官廳文章，只具空言，這張令雖是事關市政，令在必行，當布行了之後，市內的乞丐確的一時幾乎絕跡，然而不久又如雨後春潮般的激增起來，據我所知的，乃因政府所設的地方收容不下，兼且待遇又甚爲刻薄，一般的乞者也自願過其昔日街頭討吃的生活，我每當步行長堤一帶的時候，看見警察們拿起鞭子來打已在騎樓下面熟睡了的乞丐的情形，我便興了做乞丐也不容易之嘆。

廿三，三，十日於廣州

## 獄中懺悔

劍池

先生：我現在叫你先生了，不敢再提起同志二字，因爲我已經有共產的嫌疑，囚禁在囹圄之中，沒有國民黨黨員的資格來稱呼你做同志。同時，我變做騎牆派，更無顏喊你同志了！你接到了這驚天動地的惡耗，或許會驚奇詫



異，疑惑我的人格。請別驚疑吧！我自認還是一個忠實國民黨員，所

## 王大嫂

張鴻飛

「呵！先生呵！做做好事！給我買一買了吧！」手裏捏着米籬，眼向着門縫中張望，嘴裏用着哀顛的聲音，向着一家打上門的米舖子在企求着，是個中年婦人王大嫂。

「你這人，怎麼不識相，早已對你說過，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們店裏是不做買賣的，去！去去！」一個粗喉嚨吐着酒氣的胖子，接着，碰！闖上門。

「先生！我們家裏還有兩個人挨着餓呢！請你……」呼！一陣冷風，身子顫抖着，步子從石階上着，退了下去。

照例昨天就可以買好，弄得舒服啦？可是，金錢決非窮人身上所能稱心如意，轉輾乾坤的；所以，王大嫂的丈夫在昨天整整地奔走了一日一夜，嘶破了喉管，做着小的買賣，在隔日就已無積量的家，都要靠他一個人身上吃的，何況還有一個須要扶持領管尚未滿週歲的玲兒，自然囉！生活費全靠這一日一夜裏去出產

以我的肉體雖然是囚禁獄中，我的精神依舊是注入國民黨，我的思想依仍是準繩國民黨的主義，黨綱，紀律的，我始終不承認自己是一個跨黨，叛逆，搗亂的敗壞份子。因為我加入了國民黨以來，並沒有幹過一點危害黨國的事。

也沒有詆毀過國民黨，誣蔑過總理，輕視過同志，以及其他一切不利黨國的反動宣傳，和假革命行動；只有熱誠地爲着國民革命努力，三民主義奮鬥，民衆利益犧牲！至於共黨名冊上怎麼會有我的姓名？那不但是一般人們替我懷疑，就是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而成爲一個疑團呢。我自問平日從未進過共黨機關，祇有和幾位CP，CY的要好同學，談論過些許共黨的語調，他們像煞帶幾分宣傳共產的意思，曾經對我說過許多卑鄙醜惡的話：

「你肯進共產黨，一切的問題都可解決；你要愛人，就可替你介紹，你要麵包，就可給你麵包，你要……總之，你只要肯掛國民黨的招牌，去宣傳共產黨的主義，以國民黨員資格，去壓迫利誘一般國民黨的優秀黨員，那目前的一切問題，我們都可以把你解決，使得你做一個精神物質很舒暢安樂的人；將來共黨成熟時期，烘然爆發起來，還可操縱幾分政權，做個高官，榮耀身分，抓些金錢，肥飽私囊，享樂終身！」

這一段話，原是共產黨員慣常用以徵求同志的

口頭禪。然而思想幼稚的我，怎經得起這段巧語花言的迷惑哩！所以當時雖不十分贊成，然爲目前的物質和精神上的種種需要着想，口頭上已經答復過他們：

「果是這般，那我也要加入共產黨？」不料CP，CY的同學們，聽了我口頭的答應，以爲我是真要入共產黨，所以不經我的鄭重考慮，不徵求我的正式同意，不待我的真誠承認，糊亂地把我的大名捏入，也未可知？唉！一失言，成千古恨，「還有甚話可辯白呢！到如今，共黨的權利沒有享受過一分，鐵窗風味業已嘗過足飽，難道這是我失言代價嗎？我不得不在此三跪九叩首謝謝CP，CY同學們的恩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至今方才十二分瞭解清明。原來他們當時的言語，是用以欺騙煽動一班無知的工農，迷惑引誘一般思想幼稚的青年，而當作徵求共黨同志的手段！政策的喇！可憐從未看過共產書籍的我，不知共產爲何物的我，今天居然以共黨的罪名標銜到頭上，監禁在獄中，呀！多麼傷心痛恨喲！這或許是我的一時，「運」，「命」，註定的吧！不然，何以會遭這次橫禍哩！總之，這都是自己的眼光鮮淺，思想落伍，主張不堅，虛榮心太重，以致受他們煽惑惑弄，而形成這一回可恨可痛的灰色歷史！

我進獄近二旬了，幸蒙監獄官的恩惠，賜

還得來維持三口的肚子的挨餓啦！結果，她丈夫天亮歸來，總算淨賺着一元兩角的酬報，挨餓着肚，身子鑽向被窩裏纔合上失神了的朦眼。

「半元米！半元肉！兩角另用！哈哈……！」  
給個失望，手裏捏着米羅，步子懦蹣地提了回去，是她意中事！

天空漸漸地幕了黑網，在王大嫂的心田中，又加增了幾許辛酸！

### 餛飩担

李彩華

析析析！

析析析！

打破了沉寂的午夜；

「蝦子餛飩，

菜肉餛飩」。

這破碎的聲音廣播於街坊黑

巷。

喂！

「老子下一碗，

要油，要鹹，要快！」

析析析！

析析析！



借三民主義一冊，我每天除却吃飯睡覺以外，刻刻都把全副精神閱讀這部偉大的三民主義，因之，我的牢獄生活，不但覺不到枯燥的單調，反而神志清新，心境怡然了，我認定這部偉大的三民主義，恰是鎮攝目前中國的中心砥柱，醫救民衆的無上良方。更以目前的軍事勝利，革命潮流澎湃蕩漲，聲勢蓬勃發揮，間接直接都是沾益于這部三民聖經的。按此事實，我們可以推知國民革命的成功，三民主義之實現，是當然可能的事。現在我敢大胆地補說一句，目前的中國民衆除却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以外，再沒有第二條生路了！其他的什麼黨團主義，都無非是腐亂中國，糟塌民族，塗毒民衆的；所以我是始終尊崇國民黨，服膺三民主義。我此後得能恢復自由，決意做一個忠貞的總理信徒，真實的國民黨員，盡忠國民革命，努力

三民主義，以及總理的一切主張，可恨我是含冤在獄啊！我目前最覺痛心嫉首的，尤其是痛恨像我一般的青年同志們，入了國民黨，從不知研究黨的主義，空掛名頭，做一個糊塗虫，已經有虧黨國，甚至有一輩青年，掛羊頭，賣狗肉，名義上算是國民黨員，不單是不明瞭黨綱主義，同時還去做敵黨的宣傳者，去軟化上面所說的一班糊塗黨員，離開國民的熱誠黨員，使得他們漸漸墮入他們預先備好的堦坑，做他們的鱗爪，來謀害國民黨，甘做黨內的寄生虫。唉！這是何等傷心痛恨的事啊！

我現在完全瞭解自己的過去錯誤，已把三民主義的首頁的總理遺像，裁割下來，粘貼在壁上，每天晨晚，敬以三鞠躬禮，禮後朗誦遺囑，一則爲未竟的國民革命祈禱，二則也爲自己的過去罪孽懺悔！

先生！你是一個忠實能幹的黨員，希望你們好好地團結堅固，以國民黨的立場，堅執地肅清黨內的一切糊塗虫，寄生虫，打倒黨外的不合時代潮流，不適社會環境的共產黨，帝國主義，第三黨……爲黨國爭存亡，爲主義求貫徹，爲民衆謀利益，完成國民革命，促成世界革命，使總理數十年的心血之花——三民主義——開遍了中國，那不要說是多囚禁我幾日，就是處我以死刑，也心願眼合了。

## 鄉村素描

馬櫻

(五) 祈雨

如果大家都是光棍，倒也用不着就這許多心，可是天生成他們有一個家，有妻子，有兒女，有田地，……有了這麼許多，就得要做活，而且什麼難關，也只有硬着頭皮去闖。

蠶忙時節過去後，他們便要開始田裏的工，起初，是把那被春日烘得半乾半溼的泥土，用鐵犁耕得鬆鬆的，然後開溝，放水，築田壩，插秧，他們赤着脚在水田裏一起一伏的工，作着，却誰也沒有喊過一聲苦；他們覺得要喫點甜，先就得賞些苦味。

「蝦子餛飩，

## 春雨

李彩華

浙瀝的雨聲，

打動了我的心絃；

縷縷的愁絃，縣縣的哀潮，

湧湧在——我的心田；

說不出的悽慘，

訴不盡的怨哀。

一陣陣，

一陣陣，

不禁淌下淚來！

× × × × ×

夢呀！醒來吧！

這美麗的象牙之塔，

不是你的棲息之所；

十字街頭才是你的歸宿之處。

夢呀！醒來吧！

## 春之懷抱裏

羅克

星期六的傍晚，夕陽正從西漸漸的下去。我吃過了晚飯，就和二三知己，散步出校門，在廣寬塵飛的大西路，和綠蔭幽靜的林肯路交互的直角，那兒有一個

那些浮出水面三五寸的小秧，被風吹得輕輕地顫抖着，站在高原上望過去，綠到天涯；而在這一望無際的綠海裏，却又活躍着每一個農人的生命。

農人們三兩成隊的在長着淺草的田塍上來穿去，望着小秧慢慢長大，他們的臉上，浮露着愉快的微笑。

可是一到了六月底，那些人們臉上的笑影，跟着日子消失了。年青的小夥子整天整夜圍在河邊車水，老頭兒的脾氣也變壞了，只要年青的把工作放得遲緩一些，他就踩着腳罵：

『懶鬼！動不動就歇力，稻都乾完了，真要命！』

年青的不敢做聲，仰起頭望望天，幽怨地吐了一口氣。便又要用力踏動着水車，有時被老頭們罵急了，心裏也這樣想：還是乾完了乾淨！沒有飯喫，大家就上山去！但這些話只能放在心裏想，到山上去，老婆又胆怯，兒子又年青，誰做得到？

老頭兒老是嘖叨着，望着田裏嘆氣。

天上從早晨到黃昏，一片青藍，連一兩朵白雲都難得看見。風兒也像在岩石間睡熟了，那些山腳邊的樹林裏，靜悄悄地，聽不見葉兒絮語。人們在水邊流着汗，喘着氣，踏着水車。

『豁達！豁達！……』水車也喘着氣。一個月過去了，天上沒下過一滴雨，河裏

的水又有限，田又是那麼多，而且每一畝田裏都需要多量的水分，沒有幾天，已經看得見河底的圓石子，許多架水車都失了效用，年青的閒着沒有事情做。老頭子望着河裏睜大了眼睛，便又回過頭來望望田裏，田裏的稻，使他吃了一驚；才只乾了半天水，那些稻一齊垂下了頭。

天如果再不下雨，便什麼都完了，許多人的心裏都壓着一塊大石，時常抬起頭來看天，而每次他們把頭再低下來時候，老要嘆一口氣。

終不成看着那些稻乾死，大家總得想法，老頭們作主，叫年青的用爆竹把村口大聖廟裏的大聖請到田場上。男男女女都到大聖面前燒香，磕頭，又默默地禱祝着，他們希望大聖動了憐憫之念，替他們奏上天庭，立刻就有大雨降下來。

大聖在大陽地裏已經晒了三天，那土質的身體上，裂開幾條縫，天上還找不出一片雲影。田裏的泥土張開了大口，那些稻便像患了乾血癆，一天黃瘦一天。

#### (六) 收穫

又是秋天了，小鳥躲在樹林裏唱，時常打落下幾片紅葉來。山上已經不完全是暗綠，在山麓邊橫着一條紅，就像是美麗的姑娘還繫上一條紅裙，格外覺得動人。白雲時常在藍天游着玩耍。田裏的稻，披着金黃色的衣裳，在秋

小花園。花園內有一矮小破陋的草屋子，牆上四面都可以看見學生們亂塗着各種無意識的字句，尤其是寫着很大的「幽會」二字，我不禁想起那草屋，原是有其他的用處，現在想不到還給學生們一個良好的幽會所在呢！從前學校男女未同學時，那這草屋未必爲了男女幽會而建的罷。

地上是有鋪草，不像光華校內的光滑土地。四週並有高大的樹木，橫空伸出的樹枝，滿身裝了綠葉，覆蓋在這園的頂上，遮滿着綠蔭，現出清靜沈寂，尤其適宜於夏天晚上的清靜沈寂。我和他們走進了花園，擇一潔淨的草地上坐下，並且談我們所欲談的話來。

熱的天氣最會惱人，到了傍晚的時候，男女們都喜歡散步。三條路上，都可以看見男女一對對地行走，若使我小立片刻，便可以看見許多穿了紅的綠的衣服，旗袍齊在膝踝，襪子穿上大腿的，被挽在青年男子的手臂裏，有的與男子們談笑着一邊做着媚眼，這在春天的晚上，特別的多



風裏搖蕩着。

這正是稻香時節。

天上才現出魚肚色，金生就起來了，一面收拾着繩子，鐮刀，一切應用的東西，一面又推醒那睡得正甜的妻，叫她也跟到田裏去工作。

開了門，輕的霧，籠罩着遠山，籠罩着樹，籠罩着田野，什麼都只留着一個模糊的輪廓。

「媽的！又要下雨？」金生在心裏想，隨即抬起頭來，看看四邊的天，天是黯淡的，灰白的，東邊雲裏，有一條模糊的白光，這白光，告訴金生是欲晴的表示。金生望着牠笑了笑，又回過頭去看妻，那年青的婦人，還沒有十分清醒，一雙手揉着眼睛，挺着一個半擔棉花那麼大的肚子跟着他走。

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年紀青青的，就要做

父親了。金生忍不住笑起來。

到了田裏，他們就開始工作，金生蹲下去，蹣起了一個屁股，那麼熟練地使用着鐮刀，妻跟在他的後面，一起一伏地替他收拾那割下來的稻桿。

金生不說話，也從沒有休息一下，起動地割過去。妻看見他沒有什麼話說，也便不敢開口，悄悄地跟在他背後檢稻桿。滿田裏只有『沙沙』和『擦擦』的聲音交響着。

今年還算好天，三天一場小雨，五天一場大雨，培養得那些稻又強又旺壯，大家摸着那飽滿沉重的稻穗，心裏也禁不住要笑。金生却比他們要多一件高半的事。就是明年過年的時候他家裏一定多了一個人。

本期起恢復千秋漫畫因提前出版之故所有名家畫稿均不及製版准下期刊入敬請讀者注意

精製中西銅模鉛字  
經理機器油墨紙張

# 致祥銅模鑄字所

上海民國路新橋街西四五一號  
電話八三〇九五



。至于那些單身的男子，尾在女生身後，用了眼波互勾搭的春情表見，那更是不可勝數了。

我和他們坐那談笑，所談的總是不離開女生的事，並且大聲談起來，不怕旁人聽見難為情，因為我們用福州的土話談論，未必旁人能領會。我本來是不喜歡談這種無意識的話，他們仍是高興的談吐，我是無法制止他們不要講，只好隨便承受他們的話，自己說自己的話，有時他還能嘲弄我呢！

他們坐了一會兒，覺得無趣，起身就走，好像他們走出去追逐女性，鑒賞他們的艷福。我那時很疲乏，因為我從上海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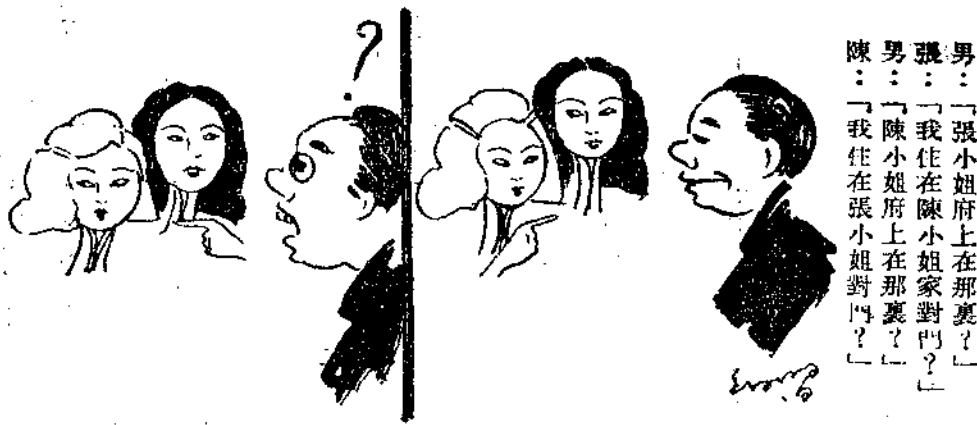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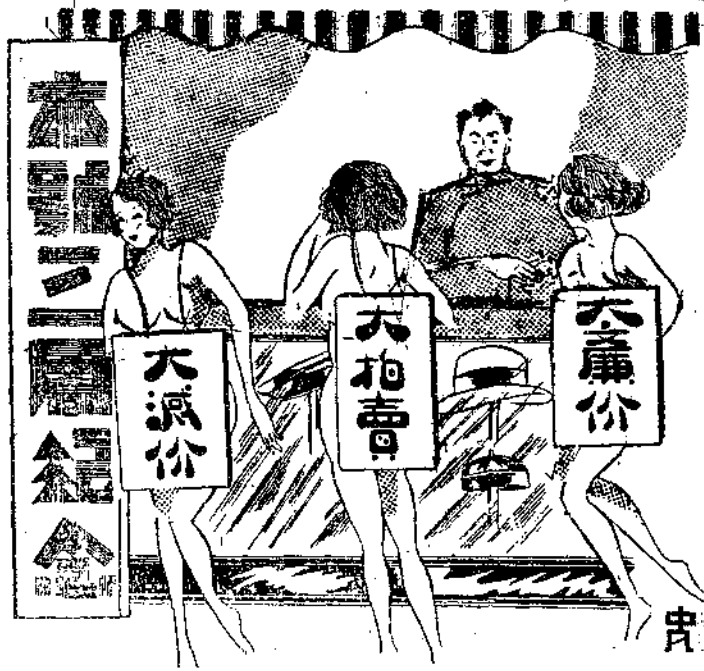
龍虎牌

# 人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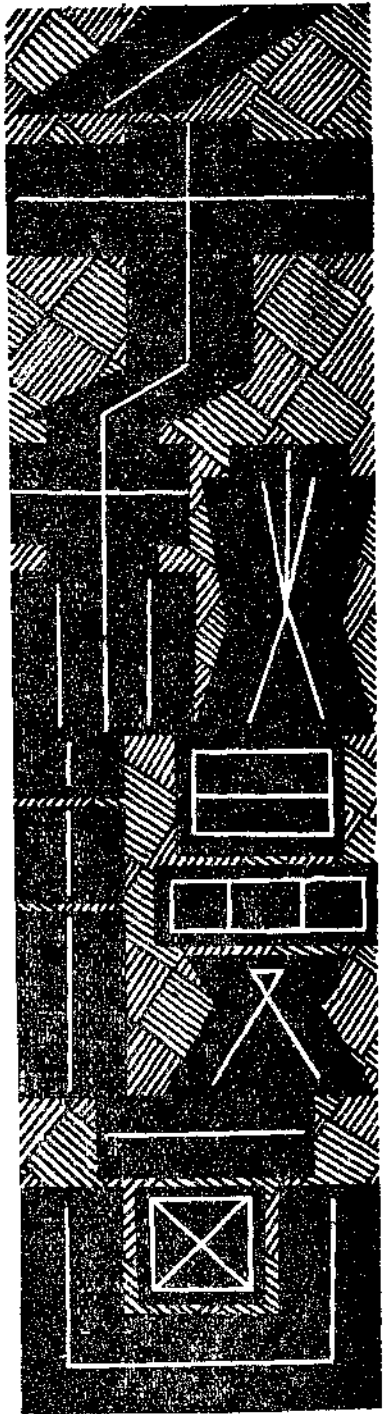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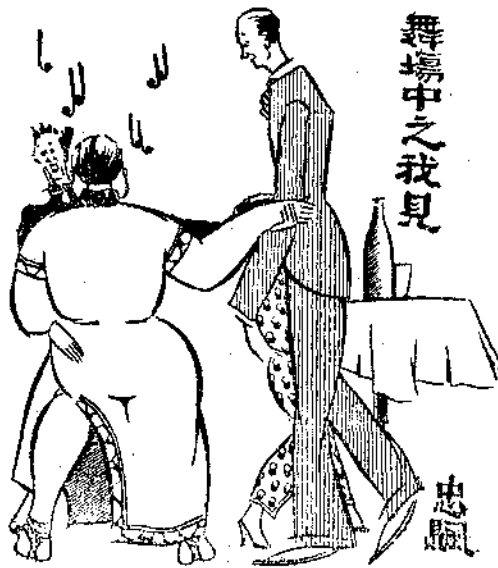
防疫治疫，效驗如神，無病預防，既病治療，遍銷全國，長年救治數十萬人，不啻萬家生佛也。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市面不景氣，生意難做，所以要招來主顧很難，非  
要廣告做得新奇奪目，使得走路人有非買不可，照  
這個樣子，一定可以生意興隆。



男：「張小姐府上在那裏？」  
張：「我住在陳小姐家對門？」  
男：「陳小姐府上在那裏？」  
陳：「我住在張小姐對門？」



第一 本欄除特約名家担任繪稿  
外歡迎外界同志投稿一經  
採用報酬從優來函請逕寄  
南京路慈昌里忠彪廣告社



私立忠彪圖畫

函授學校 招生

怎樣排除苦悶  
如何調劑生活  
繪畫是排除苦悶調劑生活的  
一味良藥藉以謀生更較其他  
事業為高尚因此社會人士有

志學畫的不在少數但是捷徑  
難得遂致失望者居多本校有  
鑒於斯特創設函授學校以科  
學方法能於最短期間保證成  
以極低代價能得高尚之藝術  
也地址南京路慈昌里卅九號

精美詳章備索

附郵四分寄部



本行經理寶華洋行各種精良出品出售堅固耐用  
各種新式打字機及各種鋼鉄文具新近添設  
文具部 答顧客之雅意取價特別低廉故得各界之  
贊許倘蒙惠顧無不竭誠定能使君滿意地址廣東  
路四十四號

文機洋行謹啓  
經理黃史典

裝用新發明之四雙活塞自隔式真空管及雙活塞式之線路

一九三四年

機身設計式樣新穎美觀  
發音成績響亮清爽無比

鷹王牌時髦收音機

永安國華富星大中華及  
各大無綫電料行均出售

中國獨家經理 康茂無線電行 上海北京路七號

# A.B.C.

## 營本大裝服

★內衣襯衫  
★工衣校服  
★國貨雨衣



★高等西裝  
★現代新裝  
★結婚禮服

名感負素·新最樣式·絕精作工

售經埠大各司公衣內國中 路京南海上

409

# 天廚味精

## 品上味調

出品司公精味廚天國中

這樣醉迷迷的笑着，金生彷彿看見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在他的懷裏跳，喊他做爸爸，他喜歡得幾乎忘記了工作。

忽然他站起來轉身，望着妻說：

「喂！你瞧，時候不早了，你回家去燒飯吧！」

妻仰起頭望了望太陽回答道：

「還早呢！」

只有這一句話，她又俯下去收拾稻桿了。

她似乎很吃力，微張開小嘴唇，時常又提起手來，輕輕地敲着腰肢。金生睜大了眼睛望着她，心裏又快樂，又憐惜，一時倒不知要說些什麼好，半晌，才找出話來說：

「就是不去，你也應該坐下來歇歇；不要勞虛了身子，那可不是玩的！」

「這麼許多稻，你又要割，又要檢，怎麼來的及？我又不吃力，幫着你做做，不好嗎？」

沒有抬頭，妻仍是繼續她的工作。金生想不出話來攔住她，只在心裏咕嚕了一句：「好是好，只怕你吃不消呀！」就提起鐮刀，又蹲下去了。

太陽曬在她的背上，她覺得眼花，腰酸，她看見那兒堆着厚厚的一層割下來的稻，她想走過去把牠收拾起來，沒有走到，脚下碰着一叢稻根，便跌了一交。「呀！」金生嚇得跳起來，丟了鐮刀幾步趕到她的面

來，丟了鐮刀幾步趕到她的面

受了塵土的染，欲在此幽靜的地方洗濁。我因為星期六晚上，圖書館沒有開放，回去自己的房間，是太不開心，在那狹小的房間，怎能會讀得書呢？不妨稍坐片刻，享受了真正的自然樂趣，忘掉一切的陶然的境界。

我當他們去時，我就另尋一個較幽靜的地方，獨自一人坐下來。在這清靜沈寂的晚上，我發出很多的感想。

常常覺到我的生活是何等的平凡呵！而且是一成不變永遠那麼單調的平凡生活。從早晨起來，直到晚上睡眠，每天都是過着

前扶她坐在地上，連問着『怎麼了？怎麼了？』

她覺得小肚有些痛，却不敢說出來，深怕他知道了要著急，她故意裝着頑皮似的說：

『沒有怎麼！只是腳尖兒碰痛，你替我摸摸吧！』

『胡說！』金生笑着走開了。

他又割了許多稻，覺得肚裏有些餓起來，他把鐮刀丟在地上，挺直了腰，正想轉身吩咐妻回家去燒飯，但他立刻發現妻已經不在田裏了，他的心禁不住一跳，但他立刻又想到，妻很聰明，也許不用吩咐，她早回去燒飯了。

他放了心，又繼續割着稻，割了一會，他就要站起來向路上望望。路上的草還綠，却没有妻的影子，他的肚裏簡直餓得冒火。

『怎麼到這時還不來？莫不出了什麼岔子？』剛想到岔子，他的心立刻緊張起來，他望着回家的路上奔去，忘記了放下鐮刀？

踏進門，家裏靜悄悄地，似乎沒有一個人。他大聲叫了她兩聲，也聽不見答應，他更加慌張了，很快地闖進房，妻直挺挺地躺在牀上，褲上，被上，全是血水，一個已成形的小孩浸在血水裏。金生慘呼了一聲，撲在妻的身上昏過去了。

### (七) 捉鬼

余太太早就疑心她媳婦的病不是正經病

，她時常在肚裏噁咕着：

我現在七十歲了，從小兒到現在；病也不知道患過千千萬萬，眼睛也看多了，從沒有看見像這樣的病；又沒有頭痛，腰痛，一天只想睡，偏有那種硬骨在牀上打滾！早上冷，晚上熱，夜裏又不肯好睡，唧唧噥噥的也不知跟誰吵架？虛得別人担驚受怕，丈夫又是一個小孩子，只曉得玩，還不是苦了我一個！從前愁着沒有兒子，兒子有了，又愁着沒有媳婦，這才有媳婦的報應！我現在七十歲了，什麼大痛小痛，也患過，看過，從沒有看見這樣的病像；又不是瘡，又不是寒熱。』

但是，恨管恨，愛管愛，媳婦在沒有患這怪病以前，是一個多麼令人疼愛的孩子，又漂亮，又會笑，又會說，又會巴結，又，又，又，不完，在那時，她是如何地愛她，現在她一有了病，就恨起她來，余太太自己也覺得做婆婆的不應該有這種態度。既然有病，總得給她請醫生。

『保富！保富！』

她喊着兒子的名字，想把他叫到面前，告訴他，他的妻子，原都是他的，別人又沒有半點份兒！他的妻子有了病，他應該要照顧他，免得她想喫什麼的時候，喚不應一個人。并且還想叫他到林醫生的家裏去走一跑，請他來，看看他的妻子到底是什麼病？

兒子不知跑到那兒玩去了，累得余太太喊

呆板而機械的生活。今天是這樣，明天仍還是這樣，從既往以測未來，想十年二十年之後，還不是仍然故我嗎？這依然故我的生活，更有何種趣味可以從其中獲得？

我連想到考書的時期將近，一二禮拜過去就是考期，我現在還是做夢麼？捫心自問我的書債還清了麼？如不，怎麼不快起努力呢？我並不是懦弱，試着從前的成績就能夠曉得我是很肯用功，不過我現在應該加倍用功才是。

本學期我擇選新文學概論這一學程，當然是很容易，平常我不對文學上加深切的研究，先生在班所講的，我總是莫明其妙。我把『何謂文學』這本書看過一遍，其結果也是沒有興趣。吓！我怎麼對於文學這樣的無趣呢！或且是我對於文學的書少看些，所以心中感不着文學的高尚興趣。

這本書我最怕有大考，月考並沒有考過，所以不曉得怎樣考法。出了問答，我恐怕容易做錯

乾了喉嚨，還不見答應；倒把睡着的媳婦吵醒了，嘩嘩嘩地，嘴裏不知嚷些什麼？這樣子，不見丈夫，是不成功的，沒有法子，媳婦總是自家的，只好勞一勞這雙老腿。

在林醫生家裏，他們好似吵嘴似的爭論着價錢；費了許多話，才講定一共兩塊錢，什麼轎錢酒錢都在內，林醫生吩咐她先回去，他也隨後就來。

林醫生來的時候，還挾着一個皮包。余太太很殷勤地招呼他請坐，又特地爲了他買了些好茶葉，泡茶請他喝。林醫生坐在廳上，擺着茶碗，把那滿滿的一碗茶喝乾後，才跟着余太太到她的，媳婦房裏來。

媳婦迷迷糊糊的，什麼也不知道。

林醫生按過脈，回到廳上，在皮包裏掏出一包藥，遞給余太太說：

「無論什麼病，喫了我的藥沒有不好的；如果病勢厲害，一時好不起來，就得多看兩回。聽見嗎？」

這麼說着，林醫生接了兩塊錢走了。

余太太煎好了藥，扶媳婦喝下去，心裏就好像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病並沒有減，還亂說得多些。余太太慌得又把林醫生請來，照例，按過了脈，又在皮包裏掏出一包藥，說：

「再把這個喫下去，就可以好了！」  
林醫生又得了兩塊錢。

藥，再煎好，再喫下去，可是媳婦不但不見好，反比昨天更壞些。余太太這次開始疑心林醫生按錯了脈，或者他的藥不靈，她那四塊花白白的老洋是扔在水裏去了。當她再跑到林醫生家裏，把這情形向他報告了後，不防林醫生發了脾氣，跳着腳說：

「放屁！我的藥也不知治好了多少人，偏你那媳婦治不好！對你說，無論什麼病，喫了我的藥沒有不好的；除非是鬼病！」

余太太暗想；林醫生的話，也許是對的；媳婦莫非就是鬼病。對是！她日裏夜裏，迷迷糊糊的，一定是被鬼迷住了；她夜夜嘴裏唧唧噥噥的，一定是和鬼吵架。余太太愈想愈對，便辭了林醫生，順腳跑到土穀祠裏，去找那個會捉鬼的老太婆。

余太太領着她走向家裏去，半路上，她把媳婦的病狀都告訴了她，她一邊聽一邊回答：

「這樣子很像是鬼病，這個月七煞下降，怨鬼出來，到處作怪。你那媳婦身上不知是什麼鬼，我一看就明白！只要把鬼捉了來，你那媳婦的病立刻可以好，而且永遠平安永遠！」

余太太心裏歡喜得只想笑。

還沒有走進屋，余太太看見那老太婆的鼻翅動了兩動，接着說：

「滿屋是鬼氣，怎麼不是鬼病？」  
余太太領着她走到屋子裏，她好像胆怯似的攙着兒子躲在壁角裏，不敢重透一口氣，看

，或且答不出來。現在盧先生居然當衆宣告這本書沒有大考，不過聽我們隨便作那一種作品替做大考。大家聽了當然喜歡，我當時聽了也很喜歡。

樹下的風徐來，我躺在樹下覺得很爽快。不禁中想起盧先生叫我們隨便做那一種作品，作品分類有論文，小說，詩詞，戲劇，散文五種。我現在到底要做那一種，這時就有點爲難。我已經講過我對文學是沒有興趣的，就是無論那一種我總是做不好。詩詞，戲劇，散文三種，我對於這三種，恐怕做不成樣子，姑作罷論。不過在論文本說中擇其一。現在我決定做小說。

小說這樣東西是很難做。在「何謂文學」書中論及寫小說的方法，最要緊的就是創作。並且做小說不能憑空杜撰，所以構作之先，一定有一番觀察，搜集事實，以爲小說之材料。我現在的平凡生活，絕無好的背景，叫我怎樣憑空杜撰做小說呢？勉強的做下小說，總不免偷人的餘唾，那小說就沒有價值了。我東思



## 德園家禽函授學校招生

本校採用最新方法，函授養雞，保證學成。所編講義，浩博精深，言皆有物，是斷然實驗講座，而握一切養雞書籍之權威，故自開辦以來，學員遍於海內外。莫不同聲讚美，而依法養雞成功者，指不勝屈，欲知詳細，請索章程。又本校所刊行之禽聲月刊，專談養禽新法，全年十二冊，國內一元，國外一元四角郵費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地址 上海三馬路鄭福蘭堂



着那老太婆在堂前作法。

堂前，供着香燭，老太婆披散了頭髮，從懷裏摸出一個長柄銅鈴來，放在鼻裏的煙上打轉，嘴裏嘖哩咕嚕地，不知道是唸咒，還是誦經？驀地，她像發瘋了，狂奔到余太太媳婦的房裏去，亂躡亂跳，不知道在做什麼。余太太胆子小，不敢偷看。

半晌，她從房裏出來了，手裏緊抓着一個黃布袋口，袋裏高高的似乎藏着什麼，她把這口袋送到余太太的面前說，『鬼已經捉在裏面了，你摸摸看。』余太太嚇的發抖，只是搖頭。保富從她懷裏一隻手來，偷偷摸了一下，忽然嚷起來：

『媽！這個鬼軟綿綿的，有些像棉花。』

『鬼是沒有骨頭的呀！』

等那老太婆走了後，余太太才敢領了兒子到媳婦房裏去。媳婦靜悄悄地睡着，余太太叫了她兩聲沒有答應，余太太不放心的用手摸她的額角，忽然她跳了起來，直着嗓子嚷：

『怎麼？冷了，冷了，冷了！……』

她倒在地上哭起來。兒子也在一旁流淚。

媳婦被她的吵鬧驚醒了，悠悠地回過氣來，便抱牀拍枕地狂喊着：

『一個鬼！披頭散髮，一個鬼！嚇人！嚇人！』

她不幸從此成爲瘋子了！

x x x x x

西想使我的腦昏亂。

清脆悅耳的鳥聲，時斷時續的開闔的蛙聲，我好像在夢中聽着很清楚。繼着好像遠遠的送來聲音，隨着風聲進入我的耳。

『喂！你何以一人在此煩腦呢？』

『我等你好久，你怎麼不回家呢？』

我驚疑不定，張開我的眼看清，並沒有何人來找我，這聲音從何而來，說不定是鬼聲。穩穩的前面有人影，是一對情人並肩而走，在黑暗中分別不出那一個是男是女。待他們走開，我覺得寒氣侵人，不得不離開這留戀不捨的境地，一直奔走到我的斗室去。

時間還早，我未便就睡，就拿從前未看完的我的幼年繼續看下去。這本書使我看的好有趣味。郭沫若先生用真實無欺的方法，去描寫他的幼年生活，使人看了有多麼羨慕呵！可惜我不能將我的幼年生活也描寫出來。

外面的鐘聲敲了，報告我們已經九句鐘。我要打算就寢，躺

在床上，因為天氣加倍熱，恐睡不着，只好將我的幼年繼續看完。時候過去很快，不覺快要到十一時，我解衣打下帳預備睡，五分鐘後，就熄電燈。

頓時間變成黑暗的世界，可愛半透明的月被無情的雲遮蔽，牠的陰影斜進射帳內，慘淡中還可以辨別東西。我輾轉時刻，胡思亂想，使我不能安睡。一直到十二時，夜半分明，萬籟俱休的時候，我才酣睡，漸漸做起夢來。

我獨自進入兆豐公園，我在園中散步，由西向東走到極端的一隅，前面就有鐵絲網阻礙我們的行走；我只好拿一張椅子坐下。

幽靜的地方呵！那處很少遊客喜觀勾留。樹枝的葉，被風吹落滿地；樹上的鳥，飛下來尋東西吃；和紅漆的椅子以及大理石的圓桌子那邊又有厚的石杯石碗，貯滿了水，好像預備來請客用。那邊又可以看見一個青白的小孩子，坐在慈愛的母親身上，嘻嘻的在那笑；一個青年坐椅上看書，口中諗出歌調，大聲的唱着；和一個肥胖的老頭子，口中吸着紙煙，不斷的呼出煙氣。當時鳥聲蛙聲同時也給我們清爽的音樂。

由右向左轉灣過來，有一個青年人從那邊走過，他是很漂亮，身上穿着很時髦的洋衣，光滑的漆皮鞋，很大的高帽，和杖子拿在手中向空亂舞。他的面孔是豐肥帶紅色的；口下有點黑的鬚鬚；目光眈眈，好像貓眼一樣。他若有所顧忌的向前速步的走，不久我就不見他了。

風妍日麗，花木絢爛的開了，嫩綠的柳條絲絲的垂着，穿着彩衣的蝴蝶在花間紛飛，；當這時，每會有一種軟洋洋地的感覺，如柳絮

般飄泊無定，百無聊賴。吓！春天是多麼刺激人！

傍晚的時候，遊客漸漸來的多。一雙一雙的男女，向我前面走過，其妖形怪態，一一誇耀着向我展覽。我的眼睛有點疲倦，轉過頭向他處看。那邊幽靜的地方，有一對情人從那邊漸漸向我走近。原來他就是我先所見的那一位青年，不過他這次來，帶了一個女朋友一道走。她是多麼美麗啊！她的鵝蛋臉，好像是魂花那樣好看；她穿着新裝飾的西洋衣，袒着胸，裸着臂，短不過膝的袍，長統的絲襪，突出的肥臀，粗健的大腿，在在都顯出肉的色彩來。至于俏媚的眼波，顫蕩的音吐，自然格外能令人迴腸蕩魄啊！

他們是很喜歡這處幽靜，他就在那處拿二張椅子，一張給她，一張他自己用，二人並肩而坐。他們是坐着接近我所坐的地方，我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一舉一動，不過我不能聽着他們的談話。我看他們一舉一動，好像對我說他們是初次私會啊！

他們是多麼熱情！他們心情的激變，往往是不能遏止！這種激變在他們初次的戀愛中，格外可以看得明瞭。

他們正在迷入戀愛的網裏，他們的心是沸騰的，如躺在火山的口上。他們現在從極端熱情轉入悲哀，他們的願望，是不能完全償的，其結果當然是悲哀，從熱情到悲哀，中間是經過了許多反復的，所以一到悲哀，便把一切對象都拋棄了。

他自己對自己怨恨的說：

「我不應該約她來，若使她的父親曉得我們的私會，我怎樣對得住她的父親呢！私會是不應該的，社會的人都在後面監視我們，我們應該不要出此行動。我前兩次約她來私會，她總是拒絕不來，這次竟然被我引誘來，我是辜負她的愛，我真是不該啊！」

他低着頭無話說，好像受着很大的刺激。

我看她也垂着頭很失願的無話說。

「哼……」

他和他很久仍是無話。

他的眼睛向她直看，正好和她的眼睛相觸，很久不能分離。他到這時候忍不住的向她發言：

「你到底會愛我麼？」

「我愛你，你到底會愛我麼？」她羞羞的說。

她的眼睛給他傳達無限深情，使他心脈跳蕩得很厲害，而想跪在她的膝畔乞求他的憐愛。

「我是真心愛你，你應該曉的，我若沒有你，我的靈魂不得安慰。我要學問，我要名譽，但是我更要你的愛情；我爲了你的愛情才要學問，我爲了愛情才要名譽，吾愛，請你向你的香唇給我一吻罷」

她怔怔着低頭無語。那時他們的眼睛相對着轉情，暗中使我會意，好像對我說他們這次私會是僥倖得來，將來的私會，還不曉得那一個會來？說不定他還在盼望她來，她總是不來；而且她盼望他會來，他失約不來。

她受着熱情的刺激，漸漸流下眼淚來。

「你不要哭，我總不會忘記你，我因爲你可以犧牲一切。你和我的環境都是壞的，現在我們應該與環境爭鬥，奮身來改造一下。我們的愛情是比海更深，永世不滅；不像花那樣的結苞至開花後就要謝落。你應當得我幫助，尤其是我得你幫助一樣，然後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將來我們總有一天結婚之樂。」

她驚喜的開口說：「時間不早了，我們還是回去的好嗎？」

「不要緊」他繼續着說：「我最後的要求，請你不要拒絕，你的香唇給我一吻罷！」

他緊握她的手，他的身移貼她的身上，她受迫不得已，只好將玉口乞他長久的一吻。

遊客漸漸的散去，後來園中只有他一對情人，還在享他們的甘密口吻。

月光之下，一對人影，按步前進，好像他是送她回家去。

本刊下期目錄

插圖	城隍廟記遊 剪影(穆木天)	雜感漫談	詩·散文	各千秋	後編記
林庚白 蕭劍青 陳子展 魏思奇 艾思奇 徐懋庸 艾蕪 穆木天 馮餘東 莊啟東 馮餘東 李輝英 王輝英 胡依凡 顧女 陳果 雲林	雜乎其爲文人學士 小品文不全是刺 論藝術的真實性 什麼是選擇藝術的標準 記愛恩斯坦 我是怎樣寫起小說來的 在布爾哈姆上 二月底歌 不要假臉來駭我 在黑夜的路上 不值錢的死 小貞子 從紳士到流氓 生氣 我也革命 情書沒有老婆寫得好	艾蕪 穆木天 馮餘東 莊啟東 馮餘東 李輝英 王輝英 胡依凡 顧女 陳果 雲林	艾蕪 穆木天 馮餘東 莊啟東 馮餘東 李輝英 王輝英 胡依凡 顧女 陳果 雲林	艾蕪 穆木天 馮餘東 莊啟東 馮餘東 李輝英 王輝英 胡依凡 顧女 陳果 雲林	艾蕪 穆木天 馮餘東 莊啟東 馮餘東 李輝英 王輝英 胡依凡 顧女 陳果 雲林

主編者：金民天

長期特約名家撰述

每逢一日十六	出版決不脫期	每冊零售壹角	預定全年二元
李青崖	徐懋庸	林庚白	曹聚仁
鄭伯奇	陳子展	柳亞子	張資平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魯彥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葉靈鳳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穆木天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丘東平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魏猛克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戴望舒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李輝英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顧女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陳果
施蛰存	任白戈	魏金枝	雲林

千秋九分叢書

第一種 秋風日景畫 第二種 金滿成種 第三種 搖動的心的 第四種 李輝英著 第五種 孫福熙著 第六種 陳君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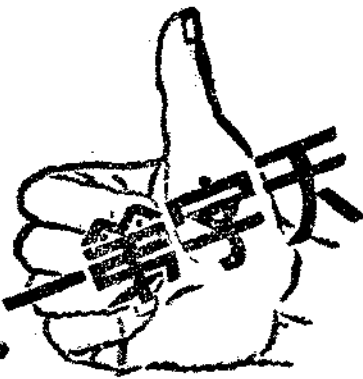
凡直接向本社預定全年者計洋二元寄費在內贈送千秋九分叢書壹種千秋箋壹束書籤壹枚七月底止過期無效

煙絲最優美

贈品稱實惠

鼎鼎大名

煙香號



# 換大椰牌

拼字難會遍

換壳表同情

壳少贈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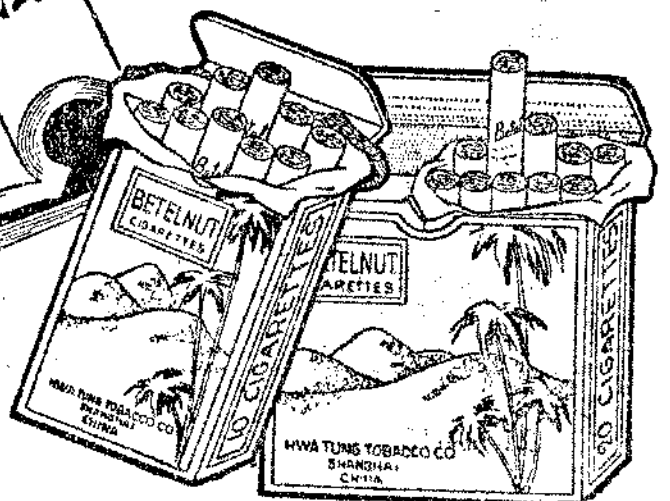
得者更歡迎

從前空壳換贈品空壳其數多現在  
將空壳減為半數換各種名貴贈品  
比前更為實惠並將拼字換  
贈券取銷直接換贈  
省却許多麻煩

## 空壳換贈品辦法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一只換本牌洋火一盒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二只換毛巾手帕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三只換美人香皂一塊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五只換國本肥皂一包
- 廿枝換椰牌空壳八只換本牌香烟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十只換大號毛巾一條
- 廿枝換椰牌空壳二十枝換本牌香烟十支

品由司公烟東華國中



本埠總經理協隆烟公司

電話九〇六四四

吸者注意  
凡箱有換椰牌半  
券者請於本年五月卅一日  
以前向本公司或協隆烟公司  
換取贈品逾期截止以換手續

歐陽飛莉女士



江棟良贈

體育皇后黎莉莉女士



江棟良贈

林佩鳴女士



百樂贈

大無畏精神劉素韻女士



席與羣作

千

報

期四十二第

版出日六十月一達每

南京路

門市部

南京路